



求索著作权 曲艺路漫漫

□ 任翔宇

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今年世界知识产权日的时候，中国曲协、山西省文联、山西省曲协和大同本土的专家和曲艺从业人员一起，在大同的云海曲艺社开了个会，“新时代曲艺小剧场著作权保护暨中国曲协深化改革基层试点工作”研讨会。著作权和曲艺，著作权和大同，不是从这里才开始发生联系的，但是这个世界知识产权日里，著作权和大同，可能会影响曲艺界。

与文学、音乐、摄影等艺术形式相比，这些年曲艺界著作权意识也在逐步增强，一些侵权案例受到关注，但从总体状况来讲，曲艺仍然是被侵权的主要表演形式之一。曲艺作品使用量大，使用形式多样，侵权现象比较普遍。以近些年兴起的短视频为例，相声、小品、评书、快板、琴书、京韵大鼓等曲种都有涉及，侯宝林、马三立、马季、关学曾、姜昆、黄宏、巩汉林、牛群、李金斗、师胜杰、刘兰芳、田连元等曲艺名家也可是被“一网打尽”，柴氏兄弟的数来宝，他们徒弟的数来宝以及不计其数的模仿者发上网的短视频在大同更是比比皆是。大同的曲艺家柴京云说，以前还是光碟时代的时候，新华书店曾经包销过柴氏兄弟的数来宝作品专辑，没想到很

快就有外地的盗版光碟成卡车地贩到大同冲击正版，尽管后来打击力度加大，盗版气焰收敛，但是从此其实一直都存在。如今的移动互联网时代里，曲艺作品由于形式活泼、喜闻乐见的艺术特点深受广大人民喜爱，因此在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数字通信、音像、图书出版、电影、铁路、公路、民航等媒体上都大量被使用，基本都是使用者通过对曲艺作品的使用、改编直接或间接地获得了利益，而权利人却基本上拿不到任何报酬。姜昆曾经提到过：目前市面上的曲艺录音录像制品，60%是盗版，40%是侵权，在这40%当中最多也就有1%可能曾经得到过某种授权。巩汉林也曾经谈到：“你在台上演出，台下全是手机，你演出的作品总能在各种网络平台上找到，这就是今天的新媒体环境，曲艺著作权保护面临着一个新的课题。”由于曲艺作者的著作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导致曲艺作者创作积极性不够，这也是制约曲艺事业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针对曲艺界侵权现象严重的问题，近年来中国曲协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推动曲艺权益保护工作不断深入。2005年，中国曲协就同123名艺术家签订了授权协

议书，加强曲艺家和曲艺工作者的权益保护工作；2007年，成立了权益保障工作部；2013年，成立了权益保护部；2018年5月，根据中国曲协深化改革的需要，权益保护部更名为权益保护处。

除了行业协会，一批意识到著作权问题的相关行业也积极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2021年4月9日，53家影视公司、5家视频平台及15家影视行业协会发表联合声明，针对网络上一些用户未经授权对影视作品内容进行剪辑、切条、搬运、传播的行为发起维权行动。这充分证明了当下著作权侵权现象的严重程度，也表明人们的著作权保护意识在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起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在这次研讨会上，中国曲协分党组书记、秘书长曲华江还专门提到，曲艺小剧场要率先走在前面，增强权益保护意识，强化自我约束，了解自身享有的权益，探索创意转化为价值的途径，为推进曲艺界著作权保护工作作出积极贡献。云海曲艺社是许多大同人看着壮大起来的。这近六年里，在大同数来宝创始人、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柴京云、柴京海的带领下，云海曲艺社由小变大，由弱变强，逐渐成长为大同文旅

产业的一个品牌，一个标杆。如今的演出场场爆满，观众中既有本地拥趸，也有外地粉丝，还有德国、俄罗斯、日本及非洲的游客专程前来一品“大同味道”。越是宝贝，越应该小心呵护。今年中国曲协和大同云海曲艺社联合，共同举办第三届曲艺版权宣传周系列活动，并结合世界知识产权日的主题，确定了本届宣传周的主题：“曲艺小剧场与著作权保护——让创意转化为价值”。目的就是深入宣传著作权保护在繁荣曲艺事业发展中的作用，了解大家对著作权保护的看法和需求，增强大家的著作权保护意识，鼓励曲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创意转化为价值，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为曲艺家提供更有有效的保护和保护服务，推动形成“版权保护作品、创意产生价值”的意识，营造重视著作权保护、推动曲艺事业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进一步增强曲艺权益保护意识当然非常重要，这是曲艺人保护自己的第一步，不过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

开展曲艺著作权的登记确权工作，积极探索建立曲艺权益保护平台，尝试确定曲艺作品版权使用的收费标准，逐步拓宽曲艺权益保护渠道，是一步接着一步的后续漫漫之路。



《八月未央》输在哪里？

《八月未央》上映，距离庆山(安妮宝贝)2001年出版同名小说《八月未央》20年。这部承载着诸多80、90后青春记忆的经典IP影视化后，被各类社交媒体吐槽不断。这也促使我们反思文学IP影视化存在的问题。

在进行文学IP影视改编的过程中，导演编剧一般会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保留原有IP的特性，以情怀要素吸引“原著粉”；二是如何增加现实主义要素来增强IP的时效性。

《八月未央》小说诞生于世纪之交，互联网技术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消费主义潜移默化入侵精神世界。当时的青年们感受到了世纪发展的活力，相应地也体味到世纪变化的压力，他们积极地从网络文学中寻找共同经验，从安妮宝贝等网络作家的散文式话语中寻求精神归宿，在矛盾和冲突中构建诗意的精神家园。

20年后，时代话语发生巨变，如果文学IP改编还停留在过去，时效性就会出现。所谓IP的时效性，不是说IP只能适应当时的时代，更换了时代，IP就会过时，而是指IP的构成元素能否适应当下时代的社会背景、生活方式、话语结构等。

《八月未央》的槽点之一在于台词。影片不仅极大地保留了原著中的散文式语言，还添加了很多阳春白雪式对话，诸如“时间会治愈伤痛”，“风雨交加的夜晚，你抬头看了我一眼，我会永远记得”。或许，编剧企图通过保留和迎合原IP话语叙事的方式来唤起原著粉的情感记忆，但实际上观众根本不买账，并将影片中男主的大部分台词归结为“现代渣男土味情话”。

当然，《八月未央》有通过增加一些现实主义元素来呼应时代，如影片中

乔第一次见未央就要求“加微信”，反映了人们认识交流方式的改变，这是相较于电影《七月与安生》中书信沟通方式更为现实化的时代元素改编。但影片突出强调的现实主义改编情节又过于刻意，与故事主线脱钩。电影中，屡次出现举着“求拥抱”牌子的路人，他站在车水马龙、行人匆匆的街道，唯有一个小女孩试图给他拥抱，却被母亲制止，导演意图通过增加这样的情节来表现当下人们遥远的社会距离和冷漠的社会态度，但是，这类情节与故事主旨的关联性不强，反而容易让观众产生情节的跳脱感，类似的不适还有很多。

与文学不同，电影是集声音、画面、时间、空间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将文本单一的文字媒介表达转变为一种多元媒介的综合叙事，导演编剧一般会在原IP的故事情节、角色塑造、情节冲突上进行戏剧化转化。但在转化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主次不分、渲染过度、主旨遗失等问题。

如何对原IP故事的影视化呈现避免雷同？《七月与安生》算是在同类型爱情电影中突围的一匹黑马，在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原IP的精神主旨即女性的自我表达与救赎，运用双女主的镜像化叙事进行角色塑造，“七月是安生，安生也是七月”，以展示复杂的友情关系。再增添诸如二者因为爱情纠葛而在浴室中交锋的冲突情节，视听语言上极具戏剧性张力。此外，《七月与安生》的IP影视转化并没有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三角恋”上，也没有过多的镜头描述影片中激发矛盾的男性角色。正是这种强烈的女性化叙事方式，使其与其他同类型的爱情电影产生区隔，故事主旨更上一层，赢得较好口碑。

但是，《八月未央》似乎并未从姊妹作《七月与安生》的IP影视转化中吸收到

成功经验，呈现出来的是将原IP转化为较为纯粹的闺蜜插足的“三角恋”故事，引起一些观众的不满，认为“毁三观”。

此外，《八月未央》原著较为出彩的地方还在于缠绕纠葛的母女亲情与原生家庭影响，从热播影视作品《欢乐颂》《都挺好》《安家》等带来的关于原生家庭的社会热议来看，这个话题是能够给电影带来相当的戏剧性效果的。但是电影实际呈现中，由于将未央与母亲的冲突场景过于夸张化、阴暗化的处理，导致电影场景盖过了所要表达的主题本身，观众的焦点放在了对血腥阴暗画面及演员演技的关注和吐槽上。文学IP的影视化需要处理好故事主旨的转化问题，较为保险的方式是在遵循原IP故事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增加或改编一些元素来增强视听语言。

文学IP似乎给影视行业提供了便捷式入口，既不必花费太大精力、财力构思剧本创意，又降低了市场竞争风险。看似“好风凭借力”，实则稍有不慎就会跌入市场谷底。事实证明，IP绝不是影视作品获胜的唯一砝码，更重要的是IP改编后的呈现效果。呈现得好，“好风”确实可以助力，有些还可以强化原IP的影响力，例如《庆余年》在保留原有IP故事脉络的基础上，增加新角色、提升喜剧化风格，经过影视化改编后反而激发了受众对原著的兴趣与好感。

文学IP影视化势必会作为一股流行浪潮延续，但并不是每一个“弄潮儿”都能获取胜利。同一个作者的两部经典作品，《七月与安生》成功了，《八月未央》却面临窘境，这似乎也在警示影视行业切忌浮躁，在未来的IP影视化中应考虑和处理好文本与现实的关系、故事主旨的转化、视听语言的呈现等问题。王



《如梦之梦》延续经典



一部编导、制作皆巅峰的《如梦之梦》，虽已走过9年，但造梦能力依然惊人。最近，伴随着“在一个故事里，有人做了一个梦；在那个梦里，有人说了个故事……”的经典台词中华版《如梦之梦》以9年来最特别的一场演出致敬英雄城武汉。

作为21世纪初期华人剧场最受瞩目的话剧之一，《如梦之梦》也是导演赖声川最闪亮的勋章。从2013年巡演至今，环绕剧场、八小时时长、八个方位、三个楼层、300多套服装、超2000件小道具，仅服化道幕后人员就有16位，穿越时空的戏剧结构，史诗气质与技术难度始终如影随形。而今，铁打的《如梦之梦》由肖战来参演了，观众倒是蛮期待他能否驾驭“五号病人”这个经典主角。

从之前的宣传来看，此次阵容的更迭无疑是首演以来最大的一次。老年顾香兰的饰演者冯宪珍的表演，让观众看到了这个传奇女人在老年时的可爱模样。张亮饰演的伯爵从出场时的行走便已与其以往的舞台表现拉开了档次。饰演江红的黄璐称自己第一次读那封写给5号病人的信时，哭到停不下来，后来慢慢进入人物后，才发觉，“其实此时的江红已经释然了，应该淡淡地去读。”剧中出演5号病人的肖战为了这个角色从很早就开始准备。对于这样的重头戏，他自己倒是很有信心。“开始时有人问我话剧和影视的不同，我会说话剧不能NG，但现在其实最大的挑战是你能否在当下贡献出你最真挚的情感。首场演出前我也会紧张，会手心冒汗，但和大家一起热身登上舞台后，就完全不紧张了。我还可以更好。”这番感悟倒越发让我们对这部话剧充满期待。王